電話／武陵高中趙弘毅

{1}

扣掉手機，拿鐵有五隻電話。客廳放母機，書房、廚房、臥房、廁所各有一隻無線電話子機。電話來時，像是警鈴大作，整間房子的每一處都被驚動。

摩卡問她為什麼，她總說：「因為怕漏接。」萬一臥室沒有電話，半夜突然有人打來，起床加上到客廳的時間，說不定可以刷牙加上洗臉；萬一廚房沒有電話，出去再回來，比較精緻的料理說不定就毀了一半；萬一廁所沒有電話……

還有，因為拿鐵電話講久了喜歡走來走去，譬如和姊妹淘榛果聊天，或者和男友摩卡談情，久了便會起身摸摸書櫃，開開衣櫥，把電視打開再關上，從冰箱拿顆蘋果之類的，所以家裡的全是無線電話。而她往往講到話筒沒電，無法收發訊號，只剩無助的沙沙聲。這時，換隻話筒便能繼續打屁。如果一隻話筒能連續使用四個小時，五隻便是將近一天。

最重要的是，拿鐵喜歡電話。她說電郵、簡訊、MSN、視訊，不是太過沒有生命就是太直接，她喜歡用電話聊天。那樣可以揣摩對方語言的溫度，手上拿著的實物，就彷彿是對方的身體。

所以拿鐵家中有五隻電話。

那天她握著話筒躺在床上和摩卡說話，話語綿密而慵懶。突然間，訊號變得不太清楚。她要摩卡等一下，她去換隻電話。

她先到廁所，拿了話筒按下通話鈕：「喂？」

「喂？」摩卡答應，似乎有點雜訊。

拿鐵皺眉：「喂？你再等一下喔！這隻好像也怪怪的。」

但那雜訊像是魅影，跟著拿鐵，家中所有的電話都摻著沙沙聲。而且音量越來越大。隱約中，好像有兩個人的對話聲。

「喂？喂？你聽得到嗎？喂？」拿鐵對著話筒大聲喊，摩卡的聲音只是漸弱，而陌生人的對話則愈顯清晰。

手機今天恰巧送修，拿鐵在心裡憤恨的罵著，把電話掛掉。

自從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她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。盯著躺在面前的五隻話筒，拿鐵覺得自己像斷了手腳似的，感覺有點接近無助。

為什麼會有那些詭異的對話跑進我的電話？她毫無頭緒的胡思亂想了好一會兒，決定放棄思索這個問題。

她起身，走向書房，打開電腦。

{2}

陌生的對話已經跟著拿鐵一個禮拜了，而手機還要兩天才會回來。每每半夜和摩卡通話到一半，那聲音就會提醒他們該上床睡覺似的打斷他們。拿鐵覺得自己的理智緊繃得快要斷了。她確信只要再來一次，她絕對會陷入歇斯底里。即使那已經得到摩卡的諒解，還是讓人無法忍受。

然而聲音還是像往常一樣的出現了。

拿鐵和摩卡趁著聲音還小趕緊互道晚安。

摩卡掛斷後，拿鐵靜靜的握著話筒。帶著積蓄已久的怒氣，她決定，要弄清楚那聲音到底在幹嘛。

她先是聽到哭聲，有些尖細，應該是女人在啜泣。

然後出現了另一個低沉的聲音。一個男人正在安慰女人。

拿鐵聽著他們的對話，像是一對情侶。突然間，她意識到自己正在竊聽。她無意間，半自願的，竊聽一對情侶的對話。她把話筒拿到眼前端詳幾秒，然後放回耳邊。

知道自己行為的本質讓她有些許罪惡感，但好奇心驅使她繼續聆聽。

女人使性子，男人包容，女人繼續鬧彆扭，男人包容。拿鐵聽著他們的字句，揣想彼此的情緒。女人是真的生氣，還是在撒嬌？男人溫柔的語調下，微微含著少許不耐煩。

拿鐵住在公寓大樓裡，她猜，會不會住在樓上的女人用的也是無線電話，頻率才會互相干擾？

那麼，她平日的通話內容，會不會也被鄰居竊取過？原本的怒火現在消散無蹤，剩下不安籠罩著拿鐵。

許多問題擠在她的腦裡，讓思緒有點堵塞，她繼續有意無意的竊聽著，整個人落入輕微的恍惚。直到對方掛斷，聽到自己線路的嘟嘟聲，她才清醒過來。

{3}

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，拿鐵在家時改用手機和摩卡聯絡。和其他人的對話被聽見沒關係，但是愛情太過私人，沒有她的允許，誰也不能分享。

她也開始習於在午夜時分，拿起話筒按下通話，聽著別人的故事。

像是看連載小說或連續劇，拿鐵發現自己上了癮。在暗處，微妙的分享他人的悲喜。女人和男人吵架時，她自以為冷靜的判斷對錯；女人和男人甜言蜜語時，她自動對號入座，幻想著摩卡和她有這樣的對話；女人和男人討論出遊細節時，她便認為，應該和摩卡出去度假，玩幾天。

然而弔詭的是，拿鐵只聽過女人和男人談天，卻沒有聽過女人親朋好友的來電。而且拿鐵在電話裡所聽到的，十之八九會發生在自己和摩卡身上。女人和男人吵架；女人和男人甜言蜜語；女人和男人討論出遊細節……不用幾天，同樣的事情便會複製般的在她眼前重演一遍。

那麼她所聽見的大概便是自己的愛情預言了？

這想法加深了原本的不安。如果那是預言，她是否應該繼續聽下去？若是如此，往後的生活，她都會事先知道，那即將要發生的一切是否還有意義？

她一面想一面驚訝自己什麼時候開始會思索這些近乎哲學的問題，她的腦子一向都只裝得下感情八卦和工作而已。

{4}

某天，她和摩卡一起在家裡做菜、吃飯、看電視，那是他們約定好一個月一次的「家庭日」。

她向摩卡提起了竊聽這件事（除了預言的揣測）。

「你不會覺得這樣怪怪的嗎？」摩卡問。

「是有一點，不過當作聽故事而已。應該沒什麼關係。」她偏著頭回答。

「嘖！你什麼時候變成竊聽別人電話的變態啦？」摩卡笑著說，伸手抓抓拿鐵的頭髮。

「什麼嘛！這樣就變態喔！我還沒去偷內褲咧！」她拿了沙發上的座墊丟向摩卡。

「沒差，你喜歡就好。」摩卡接住，順手拿過放在一旁的話筒，指著上面的按鍵，說：「哪天如果你不想聽了，按下這顆『Channel』鍵，就可以轉換頻率，以後通話就不會受到打岔。」

「嗯。」拿鐵點頭。

摩卡放下話筒，說：「我們來討論一下，今天晚上和榛果的生日聚會要買什麼禮物。」

拿鐵想到上次聽到電話裡的女人提到要送朋友咖啡機，便趕緊說：「我爸朋友上星期家庭旅遊回來，帶了三個很特別的鬧鐘，我想挑一個給她。」

「時鐘？我原本想說可以送上次我出差去巴西時買的咖啡豆，另外再買台咖啡機裝成一套。」摩卡說。

{5}

聚餐結束，把拿鐵送回家後，摩卡開車駛離大廈社區。

在路口，有個女人倚著公車站牌的椅子睡著了，看起來像是醉倒。

摩卡下車查看女人的狀況，聞到重重的酒味，而女人卻怎樣也叫不醒。他看了看女人，拿起手機打到警局。

響了一聲便切斷。

他把女人抬進後座。

回家後摩卡讓女人睡在床上，自己洗完澡後回到房間。用毛巾搓著濕漉的頭髮，他看著女人的臉。

凝視大約持續了兩分鐘，然後摩卡拿了吹風機和鬧鐘走出房門。

隔天，他在客廳的沙發中醒來時，女人已經離開。留下來的只有餐桌上寫著「謝謝」的紙條一張，還有不知是否因為不小心而被主人遺忘在床上的手機。

他拿起，進入裡頭的電話簿，尋找女人住所的電話。

撥過去響了十聲沒有人接，進入留言錄音，他告訴女人手機忘了帶走，並留下了自己的號碼。

掛斷後，摩卡自己的手機震動，是拿鐵的來電。

{6}

拿鐵感到不安。

剛才洗澡時，用了許久而殘破不堪的毛巾在一陣不經意的使力後，應聲斷成兩節。她從不迷信，卻沒來由的感到不安。她想著自己到底怎麼了。難道是因為剛才打電話告訴摩卡，那個辦公室坐在對面的小劉對她告白了？

早就聽說小劉對自己有意思，因為知道牽扯進去太麻煩，她裝作充耳不聞，以為表現得什麼都不知道就能一直天下太平。結果和榛果的聚餐結束回到家，就接到小劉的電話。她被小劉嘴裡濃濃的情慾嚇著，趕緊安撫了他，要他給她一些時間。

接著就是徹夜難眠。拿鐵翻來覆去腦子裡亂得不得了。各種想法連番霸占思考，無法抵抗。她以為自己被自己強暴了。

而且，她從沒有聽到電話裡的女人向男人提起類似的事情。

電話沒有預言。她感到慌亂。

直到早晨，她看見晨光灑進，才想起摩卡，拿了電話撥給他。

「喂？你醒了嗎？」她試探的問著。

「嗯，怎麼了？這麼早。」

「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訴你……」

摩卡要她別擔心，反正小劉已經答應要給她時間。今天摩卡有業務必須回公司處理，要拿鐵在家裡休息就好，別胡思亂想。

即使電話的事讓她惴惴不安，拿鐵還是乖乖的看了整天的DVD，吃了兩頓冷凍素食餐，想說只要有摩卡，應該就能解決這檔事。

晚上，她卻彷彿感知到什麼，像是地震前，動物們會本能的受到驅使，出現狂亂的舉動。

有什麼不對勁？

拿鐵看了時鐘，發現該是聽故事的時間了。拿起話機，按下通話鍵。

她溫順的握住話筒貼在耳邊，然後又把話筒移到面前，帶著懷疑檢視了一下，掛斷再接聽。

她知道有什麼不對勁了。

女人今天沒有和男人通電話。電話沒告訴她關於小劉告白的事情，現在還要背叛她，遺棄她。

她開始有點瘋狂的不斷掛斷再接聽，按了「Channel」改變頻道，繼續掛斷接聽的動作。她覺得自己沒有聽到故事就要像花朵失去水般枯萎。

摩卡開門看見拿鐵流著淚不停的按電話，嚇了一跳。

拿鐵看見摩卡進來，放下手中的機器，張臂想要一個擁抱。摩卡不知道她怎麼了，卻還是上前去抱住她。

兩具身體接觸的剎那，拿鐵忽然感覺，自己並不渴望摩卡。

她放聲大哭。

{7}

摩卡要拿鐵戒掉聽故事的習慣，拿鐵卻還是每天在固定時刻開啟電話。即使摩卡知道了、生氣了，她還是放不下故事。

即使那個故事已經接近尾聲，她聽到女人和男人吵得越來越凶，最後決定分手。

聽到他們要分手時，和看韓劇時沒兩樣，拿鐵流下了眼淚。比看韓劇更加狂亂。如果電話真的能夠預言，那這是否也代表了她和摩卡要結束了？

所以她認為劇情還在延續。她相信男人和女人最後會因為想念而再度執起話筒。就像她和摩卡從前的幾次爭吵。

她深深的陷入自己構築的偏執，那偏執指向的標的也是她所塑造的。摩卡笑罵她腦筋開始出問題了。她聽了發瘋似的摔了手中的杯子，認為這是摩卡要離開她的徵兆，她大聲哭鬧，伴著尖叫。那晚他們吵翻了。

摩卡生氣的甩門離開後，拿鐵意識到自己幹了什麼。

她開始等電話，等待她的吉普賽女郎。

即使隔天摩卡便向她道歉，並且恢復了兩人從前的生活，她仍然在等。除非電話告訴她復合的可能，告訴她這段感情持續的可能，她才能感到安穩。

{8}

一天拿鐵再度拿起話筒，一陣微弱對話的出現結束連續幾天的等待，她幾乎喜極而泣。

她緊握的手幾乎就要把塑膠外殼捏碎，身體緊繃，將聽覺敏銳度調整到最高，她要辨別出他們每句話中澎湃的情感。

她卻認出裡頭有摩卡的聲音。

摩卡和那個女人用電話調情。

拿鐵軟在沙發裡，閉著眼睛，聽他們談情說愛。

聽到話筒沒電便走到另一個房間拿起話筒繼續竊聽。不知道是他們的情話綿長得讓人難以想像，還是拿鐵忘了替話機充電。一隻隻無線電話的電力接續乾竭，最後，拿鐵握著最後一隻躺在房間的床上，沒有眼淚的心碎著。

終於，他們的通話結束。拿鐵跟著他們掛斷，鬆了一口氣。

這時，房裡的五隻電話齊聲響起，在這時刻顯得格外清楚而詭異。

房子寒冷起來。

拿鐵看了來電顯示，是摩卡的來電。

她努力接起，故作鎮定答應：「喂？」

「拿鐵？」

「嗯，怎麼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沒，想和你聊天。」摩卡說。

「好啊！你今天怎樣？」她想如果再下去，她不知道自己會如何應對。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摩卡問。

「你聽不見嗎？」拿鐵問，眼淚流了出來。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拿鐵！訊號不清楚。」摩卡在那端喊著。

「你聽不見吧？我知道你聽不見。」拿鐵說。

突然，電話用盡最後的電力，刺耳的沙沙聲摩擦拿鐵的耳膜，就要流出血來。

拿鐵躺在床上，拿了一旁的手機，眼淚爬滿了臉，她抹抹眼睛，掀開手機螢幕。

桌面顯示：「無服務」。

她知道自己在訊號之外。

名家講評

王德威：利用時興的媒介作文章，講都會男女的世故，透露出不動聲色的喜感，結構很精緻。

楊照：這是個節制、有紀律的奇想，作者沒有大肆宣張，只是絮絮叨叨敘述關係，是相對完成度高的表現。

陳器文：形式控制百分百，電話中的趣味、現代感都掌握得很好。